

聯合文學

孫大川 著

搭客屬漢手記

大川



搭蘆灣手記

作者／孫大川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總編輯／王聰威

叢書主編／羅珊珊

企畫編輯／張晶惠

資深美編／戴榮芝

特約美編／曾綺惠

內頁攝影／黃士寧

校對／孫大川 張晶惠 蔡佩錦
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版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話／(02)27666759 轉 5107

傳真／(02)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撥帳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unitas@udngroup.com

印刷廠／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231 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話／(02)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版日期／2010年08月初版

定價／320元

copyright © 2010 by Sun Ta-chuan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聯合文叢

493

搭蘆灣手記

● 孫大川／著

目次

008 * 自序——望向書的外面

輯一◎搭蘆灣

014 * 搭蘆灣

017 * 賓朗國小

020 * 部落慶生

023 * 父親的腰帶

026 * 我家族裡的高砂義勇隊

029 * 鹿野忠雄和高砂義勇隊

032 * 我的 Kurabak

035 * 郎雄與我的三姊夫

038 * 音樂人死了——祭悼梁弘志

041 * 我們是一家人：Sarumehenan ta！

044 * 劉老，永遠的 MuMu

048 * 不知老之將至——劉其偉《性崇拜與文學藝術》序

050 * 戴國輝與許常惠

053 * 松花江上

056 * 紅色馬櫻丹

059 * 懷念族老

062 * 歷史背影

066 * 竹籬笆內的十字架

069 * 蘭嶼老人的海

072 * 誰來陪我一段

075 * 搖滾的祖靈，歷史的搖滾

079 * 誰在橋上寫字——兼懷阿道

082 * 愛戀排灣笛

084 * 石頭夢回

087 * 山豬·飛鼠·撒可努

090 * 生漢與熟漢

093 * 從字句中尋找文化源頭

096 * 留在舌尖上的祖靈

099 * 生物多樣性與原住民

102 * 南島民族

105 * 給我們一張清晰的面容

108 * 述而不作

111 * 消滅野菜，完成統一？

115 * 島嶼・台灣——花東傳奇

118 * 沒有文字的歷史

121 * 文獻作為一種志業

124 * 台灣原住民藝術生成的條件與展望

127 * 之間

130 * 部落巡禮

133 * 花果燦爛之後——八八風災手記

輯二◎山風海雨

138 * 另一種革命

141 * 失業率，作為一種倫理的反省

144 * 台北，熄燈打烊

147 * 拒絕歷史被政治綁架

150 * 原住民的政治

153 * 追討「國」產

156 * 期待成熟的選民

159 * 選後乾坤

162 * 正常化

165 * 游院長與黨外精神

168 * 大陸行腳雜感

171 * 兩岸媒體

174 * 趙紫陽先生，你來早了！

177 * 馬建忠一百六十年

180 * 災與 Holo

輯三◎伊拉，呼！

186 * 再懷念，年祭——「原舞者」十週年紀念演出序

- 189 * 海的記憶——「原舞者」港口部落樂舞展演序
- 192 * 與海對話——《海的記憶：台灣原住民海洋文化與藝術》序
- 195 * 拾舞：原舞·十五——「原舞者」二〇〇六年告別台北紀念演出序
- 199 * 緣·圓·原：「原舞者」的圓周運動——《移動的部落：都市叢林裡的原舞者》序
- 202 * 紀念悲劇，是爲了營造喜劇——《杜鵑山的回憶：阿里山鄒族高一生先生紀念演出》序
- 205 * 戰爭的縫合：七腳川事件百年紀念——二〇〇八年「原舞者」年度演出序
- 207 * 一部後現代的倫理學——熊心·茉莉·拉肯《大地熊心》中譯本序
- 211 * 語言的死亡——大衛·克里斯托《語言的死亡》中譯本序
- 214 * 兩個世界——莎賓娜·庫格勒《來自石器時代的女孩》中譯本序
- 217 * 大自然中的女人——珍奧爾《愛拉與穴熊族》中譯本序
- 220 * 重新搭建原住民學的基礎——王嵩山《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》序
- 223 * 石板台階的夢——奧威尼·卡露斯《野百合之歌》序
- 226 * 一本可以帶我們遠足的書——陳雨嵐《台灣的原住民》審訂序
- 230 * 部落的心情——啓明·拉瓦《我在部落的族人們》序
- 232 * 山江因緣——李旭《獨步三江》序
- 235 * 原住民文學在日本——日譯本《台灣原住民文學選》第九卷評論卷序

- 238 * 以「文」作「史」——巴代《笛鸛：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》序
- 242 * 誠實的相遇——盧梅芬《天還未亮：台灣當代原住民藝術發展》序
- 246 * 寫給那一代的人——《Baliwakes 跨時代傳唱的部落音符：卑南族音樂靈魂陸森寶》序
- 249 * 重返根源——乜寇·索克魯曼《東谷沙飛傳奇》序
- 251 * 補給伐伐的序——追思霍斯陸曼·伐伐
- 254 * 讓族人說自己的故事——啓明·拉瓦《移動的旅程》序
- 256 * 族語讓太陽迴旋——卜衰·伊斯瑪哈單·伊斯立端《太陽迴旋的地方》序
- 260 * 知識的霸權與反智——王嵩山《台灣原住民：人族的文化旅程》序
- 263 * semalaw，超越——巴代《走過：一個原住民台籍老兵的故事》序
- 266 * 來自部落自作多情的祝賀——《南風：林梵還曆桃李集》序

【自序】

望向書的外面

這裡收入的文章，大都是我公元二〇〇〇年之後陸續寫下的雜文，主要發表在《聯合報·聯合副刊》、《中國時報》和《見證月刊》。加上為人寫的書序，集結成冊。書名叫《搭蘆灣手記》，正是我在《聯合報·聯合副刊》所用的專欄名稱。

二〇〇二年我離開東吳大學到花蓮東華大學，二百五十三公頃的校地，坐落在花東縱谷狹長的平原上，既遠離市區，又身陷河床拓墾出來的大片田野之中；搭蘆灣的意象，卓然升起……。東華雖自詡校園的規劃與建築的形式，皆出自於美國某知名建築大師之手，但我頑強的搭蘆灣記憶，徹底遮蔽了我的視覺經驗。我將東華想像成自己的搭蘆灣，並以它為中心，斷斷續續記錄下當時的觀察、反省與感受。「輯一」裡的人、事、物，因而涵蓋了我從少年到壯年時代的種種際遇和追念。

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，二〇〇〇年的政黨輪替，對台灣、對原住民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五二

○我卸下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政務副主委的職務，重返東吳大學哲學系，並立下「述而不作」的志願，開始推動和原住民文獻整理、翻譯、編輯、出版有關的工作。然而，二〇〇四年那一場驚心動魄的總統大選，仍不免攪動我不安的情緒，竟至發而爲文。「輯二」裡的山風海雨，就是當時心境的寫照。二〇〇九年八八風災過後一個月，我被吹回原民會，距一九九九年我投入「九二一大地震」的救援工作，前後整整十年。這中間台灣的政治局面有著極大的翻轉與變化，不過，經過這些考驗，我對台灣民主政治與社會的承受力，有著更大的信心和期待。關心我的朋友提醒我：我那山風海雨裡的言論，合不合適於我目前的職務？會不會引發不必要的聯想和爭議？也許吧！但我寧願相信台灣的民主，我們一定會愈來愈能容忍差異，並從壁壘分明、相互謾罵、彼此妖魔化的地獄相中，回到正常的人間世。

「伊拉，呼」，是魯凱、排灣族鼓舞、讚嘆時常用的歡呼聲。這十幾年來一個最讓我驚豔不已、並深深引以爲傲的發展是，原住民文學有著令人目不暇給的創作成果，不但題材翻新，而且屢獲佳績。霍斯陸曼·伐伐的《玉山魂》和巴代的《笛鶴》先後贏得台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，而「原舞者」也不斷嘗試樂舞結合戲劇的演出形式。年輕一輩的寫手、國際原住民文學作品的譯出、以及和台灣原住民相關的學術生產，在在都豐富了台灣原住民的文化內涵，厚實原住民的「學術存在」。作爲一個讀者，作爲一個文化老兵，我很榮幸能爲這些有天分的創作者和辛勤的研究者寫序，沒有任何的挑剔，只想讚嘆一聲：伊拉，呼！二〇〇六年我從東華轉到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任教，每年給不同的大學口考十幾本碩、博士論文，都是關於原住民的論題，其中六、七成與文學有關。伊拉，呼！

本書的出版要特別感謝山海的阿妙、友良、順祺和芷凡，從選文、編排到校對，他們付出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。出版社的支持和編者的辛勞，一併致謝。所有的文章，我大都重新仔細看了一遍，在不更動原文的情況下，略作刪修，讓錯誤少一些、文氣順一點。封面的字是我多年前寫的，配上何經泰在我部落拍攝的作品，小女孩好像在Eliu's的門口守望，望向書的外面……。

輯一

搭蘆灣



搭蘆灣

搭蘆灣 (tal'u'an)，阿美語，指山上或田間的工寮，是我童年最鮮明的記憶之一，也是我對「家」延伸的第二種理解。

童年記憶裡，搭蘆灣幾乎是我生活的重心。夏季一大清早，我便隨著父母來到田裡，先不自量力地表示要參與勞動。父親照例認真地讚美一下我的孝心，然後帶著理解的微笑要我到搭蘆灣拿鋤頭、鐮刀之類的工具，一天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。

在那個年代，我們大都是赤腳的。六、七點鐘之後，太陽漸漸炙熱，我小腳走在父親犁過的鬆軟土地上，跌跌撞撞，勞動的姿態就有些可愛了。通常父親並不主動要我休息，休息的藉口和方法必須由我自己去設想。有時假裝跌倒，有時問父親累不累，有時嘆著氣說太陽好大哦；一會兒要去提水，一會兒要去看樹蔭下的小狗……。那時候，我滿腦袋千方百計想要投奔的終極目標，就是

綠樹遮蔭下風姿綽約的搭蘆灣。一般情況，我大致在一個時辰之後，便能順理成章地達到目的，接下來的時光就剩下我和我的搭蘆灣了。

茅草頂、竹牆、竹檯，走進搭蘆灣，竹片的氣味依然濃郁。有鹽、有火柴、有味精、有炊具；農具井然排列，藤籃裡有從家裡帶來的白米、醃肉和鹹魚。牆外一堆木柴，灶是臨時用石頭堆起來的。近午時分，母親會回到搭蘆灣，取火、煮飯、燒開水。遠遠看到父親沿著田埂周圍遊走，回來的時候，手上一把野菜，運氣好還會有雉雞、鳥蛋、青蛙、蝸牛之類，搭蘆灣的午餐比在家裡豐盛且有趣得多了。直到今天，我吃飯的口味，仍舊是搭蘆灣式的：簡單、原始、清淡。

屋外數棵高大的龍眼樹，樹下有石板、長凳，沒有比它們更清涼的床舖了。躺在上面，陣陣蟬鳴，父親說：「如果覺得熱，可以吹長長的口哨，風就會吹來。」我通常就在父親的口哨聲和陣陣南風中入睡，沙沙的樹葉，夾雜著掉落的龍眼，這一覺香甜極了。成年之後，輾轉於都市叢林，長長的口哨不但引不起絲絲微風，還被混雜的聲音淹沒，內心的焦躁，只有讓自己更加燥熱難當。

下午，隔壁田裡的表哥、表妹們開始集結，父親為我們在老龍眼樹幹上架起了鞦韆，單人、雙人，大夥比賽誰盪得高、跳得遠。從四郎真平到灌蟋蟀，我們的遊戲會隨著日曬的減弱，花樣遞增；直到夜幕低垂，收拾農具，虛掩搭蘆灣的柴門，坐上牛車，結束一天的勞動。回到家裡，眼皮已重，在母親的打罵聲中草草梳洗。沒有電器的夜晚，夢中的世界精采多了，然而場景似乎大都與搭蘆灣有關。七歲上小學之前，搭蘆灣其實是我對家最溫暖的記憶。

開始讀書寫字，學校變成新的生活重心。哥哥姊姊或教書或擔任公職，早已不是耕作人口；田裡的工作因而便隨著父親的過世和母親的老邁逐漸廢弛。搭蘆灣像是被遺棄的遺址，腐朽、崩塌、